

青年生活「主編」

乞丐自求生



執筆者 ·

郭沫若
沐岸風華操
鄧張聶俞胡林
初申紺真曠
民府督文緝
翦伯劍王夏
贊秋衍年權
樞
王
夏
秋
衍
年
權



『青年生活』主編

怎樣自我學習

· 郭沫若等著 ·

·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初版 ·

目大

序言

◎中國哲學大系編

編者

自己怎樣學習哲學？

潘梓年

怎樣研究中國哲學？

杜國庠

怎樣研究形式邏輯？

張申府

學習方法

◆

研究社會科學的一三關鍵問題

王劍秋

怎樣研究政治學？

鄧初民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翦伯贊

人生·文藝·文藝哲學

◆

政治哲學與文學

◆

一七八

六六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如何研究詩歌與文藝

郭沫若

七一

人生·文藝·文藝批評

胡風

八一

戲劇與人生

夏衍

九〇

無所謂怎樣寫雜文？

董緝弩

九五

怎樣認識蘇聯文學

戈寶權

一〇一

學習木刻藝術的第一步

劉鐵華

一三八

怎樣學習自然科學？

俞真文

一四七

如何着手研究日本？

史明操

一五七

說說自己怎樣學習大眾語

林曉

一六六

談談「讀書筆記」

胡繩

一七八

序　　言

最近我們收到各地青年朋友的來信，希望『青年生活』專頁多多登載一些指導學習的文章，尤其希望青年的前輩們，寫出關於他們自己從學的心得、態度與方法。我們知道青年朋友們的這種要求，是最急迫而又是最懇切的。在青年時代，學習什麼東西都容易，如在青年時代打好了基礎，以後學習什麼東西也就容易得多。青年人應當學習，應當好好學習，這已經是天經地義的事，問題只是在於：青年人應當學習什麼，和應當怎樣學習——學習的態度。為着解答青年朋友們的這兩個疑問，就是我們編輯『怎樣自我學習』這本書的目的。

從本書的文章分類——即思想、政治、經濟、歷史、自然科學、文藝、學習方法等類——來看，就知道它是正對着青年必需學習的基本知識，來規定了這本書的內容和構造的。很明白的，青年的學習就應當以獲得基本知識為任務。青年不能獲得基本知識，也就猶如房子沒有打好基礎

一樣。建築在沙灘上的房子，沒有基礎的房子是經不起風吹雨打的，青年不獲得基本知識，將來發展的前途是困難的。我們必需獲得基本知識，以便將來鍛鍊自己有獨立地形成革命的科學的人生觀宇宙觀的能力。所謂基本的智識，就是普通的科學智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中國歷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等的知識。青年可以打算專門學習一門學問，但是一般的說，青年不應當只是專門家。他應當富有廣泛的一般知識。一個青年人，要使自己學習，走到軌道上去，我們認為至少應當獲得這樣一些知識：（一）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二）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三）職業技術的知識，（四）中國歷史、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常識，（五）國際政治的常識。我們青年，常常存在着一種毛病，就是輕視基本知識，這是非常之不好的，假使我們沒有基本知識，沒有一般常識，那是學不通革命理論的。

『怎樣自我學習』這本書，是由十幾位專門家和青年的前輩們，用介紹他們自我學習的心得和經驗的方式寫成的。這種活的學習經驗的介紹，對於我們青年是很可寶貴的，因為這些經驗，至少可以拿來作自己學習的借鏡，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在學習時少走一點多餘路。我們要懂得，我們一個人的精力，一個人的經驗，是有限的，要想豐富自己的知識，單靠個人的經歷經驗是不够的。我們要學習，要豐富自己的知識，就是要學習人類知識所積累起來的東西。這也就是說，我

們不僅要學習前人的知識，而且要學習現在人們在實踐中所獲得的活的知識和經驗。不過，大家應當牢牢地記着，對於我們青年，學習科學和理論，學習的方法，應當緊握着理論與實踐相聯系的方法，只有這個方法，才是青年學習的唯一正確方法。我們要能够把從書本上所學習的，融合貫通到實際工作中去。像過去那種，『閉局造車』，『死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的舊的學習道路，學習與實際生活分離的學習方法，是應當根本剷除的。理論不與實踐結合，沒有工作之後有鬥爭，單從書本上學到一些呆板的理論知識，那是一文不值的。青年同志，首先要自己問一問：我們為什麼要學習？為學習而學習嗎？當然不是的。我們是為民族的和社會的解放而學習，這就是說，我們學習理論，是為完成中國革命。因此，我們的學習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必須研究中國革命鬥爭的具體問題，中國革命運動的經驗，中國歷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研究我們的敵人，研究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和情況，對具體情況有深刻的了解，就能得到解決的辦法。

很明白的，對於我們青年人，學習的最好方法，就是工作與學習的互相結合。在學校的學習，總是有限的，至多不過二十年，終究要脫離學校的，所以在工作中學習，是很重要的。從工作中學習，這句話，還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說，除了正常的工作外，還要抽出一定的時間

來學習。工作，使我們學習的東西，在實際工作中得到考驗，拿去運用。學習，是為着加強我們的工作效能，精通自己的業務。只有把工作與學習適應的配合，不要偏廢，才是最好的辦法。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打破一切困難，在工作中不斷的學習，在學習中不斷的前進。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下，都能找到豐富自己的知識，武裝自己的頭腦的正確道路。不管環境如何惡劣，應當把握工作與學習堅定不移的方法。學校裡要學習，出學校要學習，在困難的環境下要學習，在順利的環境下也要學習。要懂得學習，只能靠自己的，雖然旁人也可以幫助你，但是如果自己不努力，終究學不到東西的。不把學習建立在自己靠自己的基礎上，是不能達到成功的。

我們的學習，應當是創造性的學習，像過去一樣，書上說一，就是一，書上說二，就是二，一套陳舊的方式，保持幾百年上千年都不許改變，把一個活潑的人，變成一部呆板的機器。把學習當作在教室裡背誦的教條，是束縛青年的創造性，絞殺青年的創造性的。我們學習革命的理論，是帶着行動的指南，而不是教條。學習革命理論，並不是死記住書籍中個別的結論和個別的原理，按時運用，不論任何環境，到處運用。學習革命的理論，完全不是熟讀書籍內一切公式和結論，而是學習它的實質，它的精神，它的方法，以便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在解決實際問題時來

運用這個理論，善於發展這個理論，並把它推向前进。我們青年人，因為知識的短少，經驗的缺乏，常常容易流於教條主義的、公式主義的學習。記熟許多空洞的抽象的公式，一肚子的書本氣味，滿口的皮毛學識，結果在革命運動中碰到實際問題，或者是解釋不通，或者把自己準備好了一套公式，到處去套，到處去貼。這種學習的方法，是很危險的。教條主義，公式主義是主觀主義，它完全不顧到客觀的環境，客觀的事實。我們的學風不改變，始終在頭腦裏打圈子，解决问题不從實際出發，不了解情況，不作調查研究，既不願意向羣衆學習，又不能解決羣衆中的個任何問題，這樣就是學習一輩子，也是毫無用處的。

「怎樣自我學習」這本書的各篇文章，只是提了一個頭，只在引起大家的興趣，讀者可以跟着他們的經驗，從此進一步的學習。

最後，我們在這裡特別要感謝諸位前輩先生的幫助和指導，他們能够在百忙之中，擠出時間來寫稿，使本書的計劃得到實現。

◎《怎樣自我學習》『青年生活』專頁編者 鄭耕華

(附啟：本書中原有許涤新先生所寫的『怎樣學起經濟學來？』及懷湘先生所寫的『怎樣研究新聞學』兩文，均因故未能列出，尚望作者及讀者原諒)。

為得失勝固守，失敗固亡，得失者皆以爲榮辱也」。

自己怎樣學習哲學？『青年生活』專頁編者 潘梓年

來寫點。我本著同情瞭解的實感。

最近，我們在這裏就開始要熟讀書並前輩先生所著與時事、社會哲學家對立中，提出和問答問題回答這個問題的第一句，是多研究自己周圍的現實——社會環境、大眾的生活，他們（它們）相互間的關係及其發展變化，一直到時事的演變等等。這話，說來也許有點突兀。也許有人要問：研究哲學不就是要首先閱讀幾本初步的入門書嗎？沒有一點哲學方面的基本知識作為基礎，就去研究現實，從何研究起呢？是的，這一問也可以說是對的。研究要有研究的方法，要有觀點，要有立場，要懂得怎樣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而這些就需要有起碼的哲學知識。但儘管這樣，爲了要弄明白我們所要學的哲學到底怎樣的一個東西，我們覺得，還是首先要應當從多多注意和關切自己周圍的現實這一方面入手。當然，這不是說，我們對自己這方面的哲學是現實裡面的東西，要從現實裡追溯，清理出來。個人初學哲學的時候，會曉得還有一

些書籍，如哲學概論，哲學史，認識論，本體論等等。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所得的只是一些講來人家不能懂，想來自己也並不見得懂的概念——名詞。積之既久，似乎覺得自己已經弄通了，有了「新的創見」了。但按之實際，這樣獲得的所謂創見，歸根還是「似是而非」之談，回頭看看某些朋友，他們的現實經驗很豐富，但却沒有看過多少哲學書籍，更沒有專門研究過哲學。而和他們談起來，他們所懂得的哲學上的道理，反比自己高明得多，懂得深刻，說得明白。這不是只由於他們比較聰明，自己是天性愚鈍呢？不完全是這樣。我們還可以看到，在新的哲學界裏，也已很有了一些傑出的專門哲學家，而他們在哲學上的成就和貢獻，却沒有一個能够及得上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親身參加和領導當前各種實際鬥爭的舵師們。

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新的哲學，它的來源主要不在書本上而是在現實之中。誰能把現實弄清楚了，誰就能掌握到了哲學的實質；我們要學習哲學，應當多多關心自己週圍的現實，注意這個現實，研究這個現實，書本知識只能是一種幫助，一種參考，而不能當做根源。

到現在為止，一般人大都還是把哲學看做一種深沉奧妙的「哲理」的專門學問，不是平常人們所能了解，所能學到的。其實，所謂哲理，說它深微或許還可以，說它奧妙以至帶些神秘的味道就不對了。把哲學看成玄妙，正就是從舊哲學帶來的傳統看法。舊哲學是少數人所專有的。

東西，是脫離了實際的東西，是少數人用來嚇唬大眾，愚弄大眾，對大眾玩把戲的東西。他們這些少數人有意要把哲學講得那麼高深莫測，神奇奧妙，好使大眾覺得他們確是高不可及的人物，理應享受特殊的權利，占有優越的地位。新哲學可決不是那麼個深奧莫測的東西。新哲學所探討的哲理，不外乎一般所說的平常道理，它只是比起平常道理能够照顧到更多的方面，更周到，能够看得更深刻，貫澈得更久遠。平常道理往往只限於一事一物：這事有這事的道理，那物又有那物的道理。哲理則是事事物物大家都具有一種法則，一種大家都循以發展變化的規律。但這種法則，這種規律，却並不是在平常道理以外另有一種，而就存在於平常道理之中，根據這些平常道理而綜合出來，總結出來的總道理。對平常道理還弄不清楚，終難於談到哲理；懂得的平常道理愈多，從這些平常道理來加以總結，所能看到的哲理才有可能愈實在，愈充實，愈周全，愈深遠。所以我們學哲學，切莫一下子就來談哲理，切莫一開始就抱住幾本書籍來硬啃，應當切切實實多注意一些周圍現實，多懂得一些平常的道理。

會有幾個朋友討論哲學上從量變到質變的問題，其中有一個朋友提出他的『創見』，說：『在從量變到質變中，量變是起着決定作用的，你看，量變到了一定的限度質變就要發生，反過來，量變還沒有到達這個限度時質變就無從發生，這還不是說明質變是要由量變來決定嗎？』他這

個「創見」，猛一聽來似乎很能說得通，但只須稍用一些事實來加以考驗，就可發現它是錯的了。比如，貨幣累積到一定數量就可變成資本；反過來說，貨幣非要達到了一定的足夠數量時是不能成為資本的。在這裡，量似乎確是有決定作用的東西。但我們知道，事實上會有許多富翁手裡的貨幣數量確已很大，然有的却埋在地窖裡，有的只供主人的豪華揮霍，而恰恰沒有投入生產裡面去變成資本。又如社會主義革命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了一定限度後所必然要產生的；但事實上，社會主義革命却並沒有首先在資本主義早已成熟到頂點的英美等國家發生，而却在資本主義比較落後的帝俄發生了。再如，作為一個階級來看的中國工人，就其數量來說遠比先進資本主義諸國為少，但其在政治上的成就和其在革命中的作用與地位，却比起它們有過之無不及。這些事實都證明：在量變與質變中起決定作用的是質不是量。同時也就說明提出這個「創見」的那個朋友，只從概念上或書面上而不是從現實中去研究哲學問題，收穫是不會良好的。

由此可見，研究哲學和研究別的科學一樣，不要從書本出發，從概念出發，而要從實際出發。

怎樣來注意以至研究周圍的現實呢？先有一些哲學方面的基本知識來做基礎自然很好，但却不一定非有這種基礎不可。主要是要使自己不把自己當做一個旁觀者，而要使自己成為一個熱切

的參與其事的一個子，我出面闡現實和自己的切身聯繫。其次，遇事要存著探究竟的精神，要從各方面來把當前遇到的事情弄個清楚。要不厭細煩地下調查研究的功夫。遇事不輕下判斷，這便做結論。如果自己覺得已經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時，也切莫把這結論當做定論，應當把它用其他的事實來考驗，看它是否能通得過，或者再多注視一下事態的發展情形，是否能如自己所了解的那樣。同時，應當搜集一些當時能够找到的報章雜誌，看看上面有些什麼與此有關的文章和材料，來和自己已有的東西（材料，結論等）校勘一下，推究一下。這樣做下去，有時會弄得自己疑難重重，無法再往下進行；有時也會使自己躊躇滿意，心安理得，覺得自己的看法，竟會有許多人和自己不約而同，或者發現自己的看法竟還比別人高出一等。那時候，有疑難切莫心灰意冷，有結果也莫心滿意足。最好是找幾本有權威的作者關於這一類問題的著作來翻，看他們對問題是如何觀察，如何分析的，來對照出自己的觀察和分析是否走錯了路子。

且舉幾個例子來談談吧。

當蘇聯和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的時候，會有人認為蘇聯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已經終結，而蘇聯就也已放棄了這一統一戰線的政策，並且認為希特勒也竟已放棄了反蘇反布爾塞維克的政策，說：「你看，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書已經刪改了，希共領袖舍爾

曼也快要釋放了！」但以後不久，英蘇在幫助希特勒運動上的合作，尤其是蘇德戰爭一爆發英蘇美在聯合抗德上的迅速發展，就把這種認識，這種論斷，打得落花流水。這個例子使我們懂得，研究問題首先要認清楚並且緊抓住哪一種對立是當時本問題底基本矛盾，哪一種對立是其次要矛盾。（在這裡，蘇聯和納粹德國的矛盾是基本的，它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矛盾已變成次要的了）。這是馬列主義辯證法底最主要的一個原則。放鬆了這一點就要使自己失去了原則立場，無有左處了。同時也使我們懂得，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一政策，并不是在一直線上進行着，而是在如何錯綜複雜的條件之下曲折地、辯證地在向前發展着，蘇聯則是在如何細緻地、靈活地按照當時的情形在執行這一政策，把它推着向勝利的方向行進。

又在我上看到了引人注目的消息：意北工人大罷工，意共和許多其他黨派發表聯合宣言，宣佈反對西斯統一戰線的成立，反對意王和巴多格里奧的政府，要求成立人民政府；次日就又看到了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消息：蘇聯政府答應巴多格里奧政府的請求，願和它互派使節——這不免使人驚訝：為什麼意共和蘇聯政府的行動竟會這樣的正相反對呢？蘇聯政府這樣做，不是違反了莫斯科會議關於意大利問題的決定嗎？不是和意共以及意國人民的要求相反了嗎？但是，稍加研究，我們也就不難了解：意共的行動是代表意大利人民志向，開始和廣大的人民一道手握手、肩並肩

地來爭取意大利的真正民主自由的勝利——這是意大利自己內部的事情。蘇聯政府的行動是執行其一貫的外交政策，巴多格里奧政府的投降是盟邦早已接受了的，現在和它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只是在法律上肯定了這一點，這樣一來只會更便利於實現真坦科會議關於意大利問題的決定，同時也決不會妨礙到意大利人民爭取真正的民主自由這個前途的努力；至於巴多格里奧政府能否真正實行民主政治而為人民所滿意，所容許，仍要由它自己今後的行動來決定，盟邦的和它建立外交關係並不能在這個問題上給以任何保障，正如蘇聯和日寇保持外交關係絲毫不保障它的不被蘇聯世界反法西斯浪潮捲去一樣——這是蘇聯的外交政策。我們知道，蘇聯的外交政策一向是不含一點干涉國內政局的意義的。這個例子使我們懂得：研究問題要從事實上去作具體分析，切忌從某種概念上去推論，像在這裡一方面要從意大利的內政發展上去分析，另方面要從蘇聯的外交政策上去分析，而不能因為雙方都是共產黨在領導，就從這個概念出發的而把二者混同起來。

同時也使我們瞭解，像意大利那樣的一個國家，受法西斯統治最久，其經濟基礎却又那樣脆弱，是要使它從法西斯統治下解放出來走上民主勝利，又需要經過怎樣的一條曲折而辯證的道路。

堅持下來快七年了的中國抗戰，一方面因國際形勢的日益變好而勝利在望，一方面又因物資困難而日增艱苦。在這時節，我們從各種報紙上看到了各種各樣的主張和做法。有的要改善人民

生活，給人民以民主自由，來發揮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實質地提高我們的抗戰力量。有的以爲在這時候來談改善人民生活，民主自由等等是不合時宜的，有害的，應當要大家犧牲小我來爲大我，振起精神，勒緊肚帶，咬緊牙關，煎熬到勝利的來到。前者可說是唯物主義者，後者可說是精神主義者，唯心主義者。到底哪一種主張和做法是對的呢？如果能够多從實際去觀察，去研究的話，就很容易看得清楚。這個例子使我們懂得，要判明真理究竟屬於哪一面，唯物主義者還是精神主義者，不是抽象地從空的理論上所能解決的問題，而是要從事實上去研究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

這樣注意自己周圍的現實，經常地，不懈地注意和研究，對學習哲學講來，是很好的打基礎的辦法。憑着這樣打下的基礎來閱讀哲學書本時，不但對已有定評的名著就容易讀進去而領會其實質，而且對普通的著作也會有批判的眼光和能力了。

我們這樣說，當然不是說這樣多多注意和研究自己周圍的現實已經就是學習哲學，只要這樣多多注意和研究自己周圍的現實，就能夠懂得哲學，無須乎研讀專門的哲學書籍，不是的。閱讀而且要精讀哲學書籍，當然是必要的。上述的一些，只是說明我們的哲學知識乃至哲學研究，應當以什麼爲基礎吧了。